

支偉成編

標點
註解

楚辭研究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楚辭之研究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楚辭之研究

全 書 一 冊
實 價 四 元 四 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七版

編 者 支 偉 成

發 行 者 國 華 新 書 局

印 刷 者 國 華 新 書 局

分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五馬路老愛坊)

總發行所上海國華新書局

楚辭研究之部

楚辭之研究 目次

楚辭之研究目次

上篇 研究之部

屈原傳略

屈原文學藝術之評論

自屈原文學作品中體現之屈原人格

少年時代之懷抱……改革社會之根本觀念……失志……悲哀……獨立不遷……自殺殉志……

楚辭篇目考

附參考書舉要

下篇 解釋之部

加標點
附註釋
楚辭全部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小鬼。國殤。
禮魂。

天問

惜誦。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楚辭之研究

目次

四

楚辭之研究

屈原爲我國古代文學創作家，秉卓越之天才，遭述蹇之時會；其作品，表現個性，有極高寒之理想，具極熱烈之感情。吾輩處千載而下，讀其遺文，既悲其志，復傷其遇，能不與之一灑同情之淚哉！爰據史記，兼采旁證，考其平生，更就楚辭，錄其遺作，加以標註。蓋以近代人眼光，直接探討文學之生命爲旨。信手拈來，固不自知其有當否也。

民國十二年癸亥端陽日支偉成識

楚辭之研究

屈原傳畧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離憂也。

按屈原生當周顯王時（約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二百五十年，西歷紀元前三百四十年之間。）

正與孟子莊子蘇秦張儀同時。彼時政局極紛擾，文化亦極發達。故文學勃興，屈原適逢其

會。

屈原又曾爲三閭大夫。據王逸謂『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蓋以貴族而佔政治上重要位置。楚號荊蠻，既與中原之倫理文化相接觸，屈原能得充分之灌輸，遂有新文學發生。

屈原政策，主聯合六國，共擠強秦，以保持均勢。獨恨楚懷王受縱橫捭闔之政客所擺弄，不用其謀。

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屈原見疏之後，任駐齊公使。正值「稷下先生」數萬人聚會高談宇宙原理，於屈原思潮，頗增影響。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

懷王死後，頃襄王立，屈原之反對黨益得志。

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既遭遷謫，遂完全脫離政治生涯，而專從事文學生活。幽居衡山，觀自然景物之變幻，受惡濁社會之刺激，與其特具之精神作用相激發，遂能創造優異卓越之文學。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語詳漁父篇中乃作懷沙之賦，

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文學之影響於當時及後世者甚鉅。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

兩漢作家如賈誼司馬相如揚雄枚乘班固曹植等辭賦競起，皆宗屈原。後世情韻文莫不祖之也。

屈原文學藝術之評論

文學以實寫情感爲重要生命，而能從想像力中表現極摯實之情感，則尤爲極難能可貴之藝術。屈原作品，實具此能力。如離騷：以靈氛巫咸豐隆望舒蹇修飛廉雷師諸鬼神皆與之晤言承命；以宓妃有娥佚女有虞二姚諸仙女皆與之商量愛情；仙禽異獸，如鳳凰鳩鳩題鯀鸞虬龍等皆爲之服役；芳草奇花，如蘭茝桂椒芰荷芙蓉等皆供其裝飾；瓊島名地，如崑崙咸池扶桑赤水等皆屬其領域。天問則爲古代神話，以宇宙萬有皆賦予一種神秘性。遠游則欣慕赤松傳說韓衆軒轅諸仙人，以寄其慨。招魂則序述半神半人之奇風異俗，兼及人世快樂，敷陳物質之靡麗，終結以感傷。九歌十首，每首寫一神之分意。

識。皆具極豐富之想像力，而其一切感情——忠君，愛國，友誼，戀愛，忿怒，——均熱烈表現。

自屈原始，創作賦體，全用韻文，揚揚灑灑，波瀾壯闊，氣魄雄偉；而又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其寫客觀之意境，能令自然之美，與讀者之心靈相觸發。此類作品，九歌最多，試誦閱之，固活現生命之文學也。

屈原文藝之價值，卓絕古今，學者久有定評。司馬遷評論最得其旨。今摘錄其言，以爲屈原文學藝術之結論：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楚辭之研究

屈原文學藝術之評論

自屈原文學作品中體現之屈原人格

——少年時代之懷抱——改革社會之根本觀念——失敗之悲哀——獨立不遷——自

殺殉志——

少年時代之懷抱。

屈原少年時代，即抱與惡濁社會奮鬪之決心，常恐悠

忽失時，故曰：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此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離騷

既具此決心，即矢終身力行而不迨。故又曰：